

第六十一回

豬八戒助力破魔王

孫行者三調芭蕉扇

話表牛魔王趕上孫大聖，只見他肩膀上揹着那柄芭蕉扇，怡顏悅色而行。魔王大驚道：『糊猴原來把運用的方法兒也叨餽得來了！我若當面問他索取，他定然不與。倘若攔我一扇，要去十萬八千里遠，却不遂了他意？我聞得唐僧在那大路上等候，他二徒弟豬精，三徒弟沙流精，我當年做妖怪時，也曾會他。且變作豬精的模樣，返騙他一場。料糊猴以得意爲喜，必不詳細隄防。』好魔王，他也有七十二變武藝，也與大聖一般，只是身子狼狽些，欠鑽疾，不活達些；把寶劍藏了，念個咒語，搖身一變，即變作八戒一般嘴臉，抄下路，當面迎着大聖，叫道：『師兄，我來也！』

這大聖果然歡喜。古人云：『得勝的貓兒歡似虎。』也只倚着強能，更不察來人的意思。

見是個八戒的模樣，便就叫道：『兄弟，你往那裏去？』牛魔王綽着經兒道：『師父見你許久不回，恐牛魔王手段大，你鬪他不過，難得他的寶貝，教我來迎你的。』行者笑道：『不必費心，我已得了手了。』牛王又問道：『你怎麼得的？』行者道：『那老牛與我戰經百十合，不分勝負，他就撇了我，去那亂石山碧波潭底，與一夥蛟精龍精飲酒，是我暗跟他去，變作個螃蟹，偷了他所騎的辟水金睛獸，變了老牛的模樣，竟至芭蕉洞哄那羅剎女。那女子與老孫結了一場乾夫妻，是老孫設法騙將來的。』牛王道：『却是生受了哥哥勞碌大甚，可把扇子我拿。』孫大聖那知真假，也慮不及此，遂將扇子遞與他。原來那牛王，他知那扇子收放的根本，接過手，不知捻個甚麼訣兒，依然小似一片杏葉，現出本像，開言罵道：『潑獠！認得我麼？』行者見了，心中自悔道：『是我的不是了！』想了一聲，跌足高呼道：『噢！逐年家打鴈，今却被小鴈兒鴿了眼睛。』狠得他暴躁如雷，掣鐵棒，劈頭便打。那魔王就使扇子搨他一下，不知那大聖先前變蠨蠨蟲入羅剎女腹中之時，將定風丹噙在口裏，不覺的嚙下肚裏，所以五臟皆牢，皮骨皆固，憑他怎麼搨，再也搨他不動。

牛王慌了，把寶貝丟入口中，雙手輪劍就砍。那兩個在那半空中這一場好殺：

齊天孫大聖，混世潑牛王，只爲芭蕉扇，相逢各驍強。粗心大聖將人騙，大胆牛王把扇驅。這一個，金箍棒起無情義；那一個，雙刃青鋒有智量。大聖施威噴彩霧，牛王放潑吐毫光。齊鬪勇，兩不良，咬牙剝齒氣昂昂。播土揚塵天地暗，飛砂走石鬼神藏。這個說：『你敢無知返騙我！』那個說：『我妻許你共相將！』言村語潑，性烈情剛。那個說：『你哄人妻女真該死！告到官司有罪殃！』伶俐的齊天聖，兇頑的大力王，一心只要殺，更不待商量。棒打劍迎齊努力，有些鬆慢見閻王。

且不說他兩個相鬪難分，却表唐僧坐在途中，一則火氣蒸人，二來心焦口渴，對火燄山土地道：『敢問尊神，那牛王法力如何？』土地道：『那牛王神通不小，法力無邊，正是孫大聖的敵手。』三藏道：『悟空是個會走路的，往常家二千里路，一霎時便回，怎麼如今去了一日？』斷是與牛王賭鬪。叫：『悟空，悟淨，你兩個，那一個去迎你師兄一迎，倘或遇敵，就當用力相

助求得扇子來，解我煩躁，早早過山，趕路去也。」八戒道：「今日天晚，我想着要去接他，但只是不認得積雷山路。」土地道：「小神認得。且教捲簾將軍與你師父做伴，我與你去來。」三藏大喜道：「有勞尊神，功成再謝。」

那八戒抖擻精神，束一束皂錦直裰，擎着鈿，即與土地縱起雲霧，竟向東方而去。正行時，忽聽得喊殺聲高，狂風滾滾。八戒按住雲頭看時，原來孫行者與牛王厮殺哩。土地道：「天蓬不上前，還待怎的？」獸子掣釘鈿，厲聲高叫道：「師兄，我來也！」行者恨道：「你這夯貨，誤了我多少大事！」八戒道：「師父教我來迎你，因認不得山路，商議良久，教土地引我，故此來遲。如何誤了大事？」行者道：「不是怪你來遲。這潑牛十分無禮！我向羅剎處弄得扇子來，却被這厮變作你的模樣，口稱迎我，我一時歡悅，轉把扇子遞在他手，他却現了本像，與老孫在此比併，所以誤了大事也。」

八戒聞言大怒，舉釘鈿，當面罵道：「我把你這血皮脹的遭瘟，你怎敢變作你祖宗的模樣，騙我師兄，使我兄弟不睦！」你看他沒頭沒臉的使釘鈿亂築。那牛王，一則是與行者鬪了

一日，力倦神疲；二則是見八戒的釘鈿兇猛，遮架不住，敗陣就走。只見那火燄山土地，帥領陰兵，當面攔住道：『大力王，且住手。唐三藏西天取經，無神不保，無天不佑，三界通知，十方擁護。快將芭蕉扇來，搨息火燄，教他無災無障，早過山去；不然，上天責你罪愆，定遭誅也。』牛王道：『你這土地，全不察理！那潑猴奪我子，欺我妾，騙我妻，番番無道，我恨不得囫圇吞他下肚，化作大便喂狗，怎麼肯將寶貝借他！』

說不了，八戒趕上，罵道：『我把你個結心癩！快拿出扇來，饒你性命！』那牛王只得回頭，使寶劍又戰八戒。孫大聖舉棒相幫。這一場在那裏好殺——

成精豕，作怪牛，兼上偷天得道猴。禪性自來能戰煉，必當用土合元由。釘鈿九齒尖，還利寶劍雙鋒快，更柔鐵棒捲舒爲主仗。土神助力結丹頭，三家刑剋相爭競。各展雄才要運籌，捉牛耕地金錢長，喚豕歸爐木氣收。心不在焉何作道，神常守舍要拴猴。胡亂嚷，苦相求，三般兵刃響搜搜。鈿築劍傷無好意，金箍棒起有因由。只殺得星不光兮，月不皎，一天寒霧黑悠悠！

那魔王奮勇爭強，且行且鬪，鬪了一夜，不分上下。早又天明，前面是他的積雷山摩雲洞，他三個與土地、陰兵，又誼誼振耳，驚動那玉面公主，喚丫鬟看是那裏人。只見守門小妖來報：『是我家爺爺與昨日那雷公嘴漢子並一個長嘴大耳的和尙同火燄山土地等衆，厮殺哩！』

玉面公主聽言，即命外護的大小頭目，各執鎗刀助力。前後點起七長八短，有百十餘口。一個個賣弄精神，拈鎗並棒，齊告：『大王爺爺，我等奉奶奶內旨，特來助力也！』牛王大喜道：『來得好！來得好！』衆妖一齊上前亂砍。八戒措手不及，倒拽着鉞，敗陣而走。大聖縱筋斗雲，跳出重圍。衆陰兵亦四散奔走。老牛得勝，聚羣妖歸洞，緊閉了洞門不題。

行者道：『這厮驍勇，自昨日申時前後，與老孫戰起，直到今夜，未定輸贏，却得你兩個來助力。如此苦鬪半日一夜，他更不見勞困。纔這一夥小妖，却又莽壯。他將洞門緊閉不出，如之奈何？』八戒道：『哥哥，你昨日幾時離了師父？怎麼到申時纔與他鬪起？你那兩三個時辰，在

那裏的？」行者道：「別你後，頃刻就到這座山上，見一個女子，問訊，原來就是他愛妾玉面公主。被我使鐵棒誑他一謊，他就跑進洞，叫出那牛王來，與老孫鬪言鬪語，嚷了一會，又與他交手，鬪了有一個時辰。正打處，有人請他赴宴去了。是我跟他到那亂石山碧波潭底，變作一個螃蟹，探了消息，偷了他辟水金睛獸，假變牛王模樣，復至翠雲山芭蕉洞，騙了羅刹女，哄得他扇子出門試演試演方法，把扇子弄長了，只是不會收小。正搨了走處，被他假變做你的嘴臉，返騙了去。故此就擱兩個時辰也。」

八戒道：「這正是俗語云：『大海裏翻了豆腐船，湯裏來，水裏去。』如今難得他扇子，如何保得師父過山？且回去，轉路走他娘罷！」土地道：「大聖休焦惱，天蓬莫懈怠。但說轉路，就是入了旁門，不成個修行之類，豈可轉走——你那師父，在正路上坐着，眼巴巴只望你們成功哩！」行者發狠道：「正是，正是！獸子莫要胡談！土地說得有理。我們正要與他——」

「賭輸贏，弄手段，等我施爲地煞變。自到西方無對頭，牛王本是心猿變。今番正好會源流，斷要相持借寶扇。趁清涼，息火燄，打破頑空參佛面。行滿超昇極樂天，

那牛王奮勇而迎。這場比前番更勝。三個英雄，厮混在一處，好殺！

釘鈹鐵棒逞神威，同帥陰兵戰老犧。犧牲獨展兇強性，瀟灑同天法力恢。使鈹築着棍搗，鐵棒英雄又出奇。三般兵器叮噹響，隔架遮攔誰讓誰？他道他爲首，我道

我奪魁。土兵爲証難分解，木土相煎上下隨。這兩個說：『你如何不借芭蕉扇！』

那一個道：『你焉敢欺心騙我妻！趕妾害兒仇未報，敲門打戶又驚疑。』這個說：

『你仔細隄防如意棒，擦着些兒就破皮！』那個說：『好生躲避鈹頭齒，一傷九

孔血淋漓！』牛魔不怕施威猛，鐵棍高擎有先機。翻雲覆雨隨來往，吐霧噴風任

發揮。恨苦這場都拚命，各懷惡念喜相持。丟架手，讓高低，前迎後擋總無虧。兄弟

二人齊努力，單身一根獨施爲。卯時戰到辰時後，戰罷牛魔束手回。

他三個舍死忘生，又鬪有百十餘合。八戒發起獸性，仗着行者神通，舉鈹亂築。牛王遮架

不住，敗陣回頭，就奔洞門，却被土地陰兵攔住洞門，喝道：『大力王，那裏走？吾等在此！』那老

牛不得進洞，急抽身，又見八戒行者趕來，慌得卸了盔甲，丟了鐵棍，搖身一變，變做一隻天鵝，

望空飛走。行者看見，笑道：『八戒，老牛去了。』那獸子漠然不知，土地亦不能曉，一個個東張西覷，只在積雷山前後亂找。行者指道：『那空中飛的不是？』八戒道：『那是一隻天鵝。』行者道：『正是老牛變的。』土地道：『既然如此，却怎麼好？』行者道：『你兩個打進此門，把羣妖盡情勦除，拆了他的窩巢，絕了他的歸路，等老孫與他賭變化去。』那八戒與土地依言攻破洞門不題。

這大聖收了金箍棒，捻訣念呪，搖身一變，變作一個海東青，颯的一翅，鑽在雲眼裏，倒飛下來，落在天鵝身上，抱住頸項，噙眼。那牛王也知是孫行者變化，急忙抖抖翅，變作一隻黃鷹，返來噙海東青。行者又變作一個烏鳳，專一趕黃鷹。牛王識得，又變作一隻白鶴，長唳一聲，向南飛去。

行者立定，抖抖翎毛，又變作一隻丹鳳，高鳴一聲。那白鶴見鳳是鳥王，諸禽不敢妄動，刷的一翅，淬下山崖，將身一變，變作一隻香獐，也些些，在崖前吃草。行者認得，也就落下翅來，

變作一隻餓虎，剪尾跑蹄，要來趕獐作食。魔王慌了手脚，又變作一隻金錢花斑的大豹，要傷餓虎。行者見了，迎着風，把頭一幌，又變作一隻金眼狻猊，聲如霹靂，鐵額銅頭，復轉身要食大豹。牛王着了急，又變作一個人熊，放開脚，就來擒那狻猊。行者打個滾，就變作一隻賴象，鼻似長蛇，牙如竹筍，撒開鼻子，要去捲那人熊。

牛王嘻嘻的笑了一笑，現出原身，一隻大白牛，頭如峻嶺，眼若閃光，兩隻角似兩座鐵塔，牙排利刃，連頭至尾，有千餘丈長短，自蹄至背，有八百丈高下。對行者高叫道：『潑猢猻！你如今將奈我何？』行者也就現了原身，抽出金箍棒來，把腰一躬，喝聲叫『長！』長得身高萬丈，頭如泰山，眼如日月，口似血池，牙似門扇，手執一條鐵棒，着頭就打。那牛王硬着頭，使角來觸。這一場，真個是撼嶺搖山，驚天動地，有詩爲證：——

道高一尺魔千丈，奇巧心猿用力降。若得火山無烈焰，必須寶扇有清涼。黃婆矢

志扶元老，木母留情掃蕩妖。和陸五行歸正果，煉魔滌垢上西方。

他兩個大展神通，在半山中賭鬪，驚得那過往虛空，一切神衆與金頭揭諦六甲六丁，一

十八位護教伽藍，都來圍困魔王。那魔王公然不懼，你看他東一頭，西一頭，直挺挺，光耀耀的兩隻鐵角，往來抵觸；南一撞，北一撞，毛森森，筋暴暴的一條硬尾，左右敲搖。孫大聖當面迎，衆多神四面打，牛王急了，就地一滾，復本像，便投芭蕉洞去。行者也收了法像，與衆多神隨後追襲。那魔王闖入洞裏，閉門不出。衆神把一座翠雲山圍得水泄不通。

正都上門攻打，忽聽得八戒與土地陰兵，嚷嚷而至。行者見了，問曰：「那摩雲洞事體如何？」八戒笑道：「那老牛的娘子，被我一鎚築死，剝開衣看，原來是個玉面狸精。那夥羣妖，俱是些驢，驃，犢，特，攏，狐，獠，羊，虎，麋，鹿，等類。已此盡皆勦戮，又將他洞府房廊放火燒了。土地說他還有一處家小，住居此山，故又來這裏掃蕩也。」行者道：「賢弟有功，可喜！可喜！老孫空與那老牛賭變化，未曾得勝。他變做無大不大的白牛，我變了法天象地的身量。正和他抵觸之間，幸蒙諸神下降，圍困多時，他却復原身，走進洞去矣。」八戒道：「那可是芭蕉洞麼？」行者道：「正是！正是！羅刹女正在此間。」八戒發狠道：「既是這般，怎麼不打進去，勦除那厮，問他要扇子，倒讓他停留長智，兩口兒叙情？」好猊子，抖擻威風，舉鎚照門一築，忽辣的一聲，將那

石崖連門築倒了一邊。慌得那女童忙報：「爺爺！不知甚人把前門都打壞了！」

牛王方跑進去，喘噓噓的，正告訴羅刹女與孫行者奪扇子賭鬪之事，聞報，心中大怒，就口中吐出扇子，遞與羅刹女。羅刹女接扇在手，滿眼垂淚道：「大王！把這扇子送與那獼猴，教他退兵去罷。」牛王道：「夫人啊，物雖小而恨則深。你且坐着，等我再和他比併去來。」那魔重整披掛，又選兩口寶劍，走出門來。正遇着八戒使鎚築門，老牛更不打話，掣劍劈頭便砍。八戒舉鎚迎着，向後倒退了幾步，出門來，早有大聖輪棒當頭。

那牛魔即駕狂風，跳離洞府，又都在那翠雲山上相持。衆多神四面圍繞，土地兵左右攻擊。這一場，又好殺哩！

雲迷世界，霧罩乾坤。颯颯陰風，砂石滾，巍巍怒氣海波連。重磨劍二口，復掛甲全身。結冤深似海，懷恨越生嗔。你看齊天大聖，因功績，不講當年老故人。八戒施威求扇子，衆神護法捉牛君；牛王雙手無停息，左遮右攔，弄精神。只殺得那過鳥難飛，皆斂翅；遊魚不躍，盡潛鱗。鬼泣神嚎，天地暗，龍愁虎怕，日光昏！

那牛王拚命捐軀，鬪經五十餘合，抵敵不住，敗了陣，往北就走。早有五臺山秘魔巖神通廣大潑法金剛阻住，喝道：「牛魔，你往那裏去！我蒙釋迦牟尼佛祖差來佈列天羅地網，至此擒汝也！」

正說間，隨後有大聖，八戒，衆神趕來。那魔王慌轉身，向南而走，又撞着蛾眉山清涼洞法力無量勝至金剛攔住，喝道：「吾奉佛旨，在此正要拿你也！」牛王心慌脚軟，急把身往東便走，却逢着須彌山摩耳崖毘盧沙門大力金剛迎住，喝道：「老牛何往！我蒙如來密令，教來捕獲你也！」牛王又悚然而退，向西就走，又遇着崑崙山金霞嶺不壞尊王永住金剛敵住，喝道：「這厮又將安走！我領西天大雷音寺佛老親言，在此把截，誰放你也？」

那老牛心驚胆戰，悔之不及。見那四面八方都是佛兵天將，真個似羅網高張，不能脫命。正在倉惶之際，又聞得行者帥衆趕來，他就駕雲頭，望上便走。却好有托塔李天王並哪吒太子，領魚肚藥義，巨靈神將，慢住空中，叫道：「慢來！慢來！吾奉玉帝旨意，特來此勦除你也！」牛王急了，依前搖身一變，還變做一隻大白牛，使兩隻鐵角去觸天王。天王使刀來砍。隨後孫行

者又到。哪吒太子厲聲高叫：『大聖，衣甲在身，不能爲禮。愚父子昨日見佛如來，發啟奏聞玉帝，言唐僧路阻火燄山，孫大聖難伏牛魔王，玉帝傳旨，特差我父王領衆助力。』行者道：『這厮神通不小，又變作這等身軀，却怎奈何？』太子笑道：『大聖勿疑，你看我擒他。』

這太子即喝一聲『變！』變得三頭六臂，飛身跳在牛王背上，使斬妖劍望頸項上一揮，不覺得把個牛頭斬下。天王丟刀，却纔與行者相見。那牛王腔子裏又鑽出一個頭來，口吐黑氣，眼放金光。被哪吒又砍一劍，頭落處，又鑽出一個頭來。一連砍了十數劍，隨即長出十數個頭。哪吒取出火輪兒掛在那老牛的角上，便吹真火，燄燄烘烘，把牛王燒得張狂哮吼，搖頭擺尾。纔要變化脫身，又被托塔天王將照妖鏡照住本像，騰挪不動，無計逃生，只叫『莫傷我命！情願歸順佛家也！』

哪吒道：『既惜身命，快拿扇子出來！』牛王道：『扇子在我山妻處收着哩。』哪吒見說，將縛妖索子解下，跨在他那頸項上，一把拿住鼻頭，將索穿在鼻孔裏，用手牽來。孫行者却會聚了四大金剛，六丁六甲，護教伽藍，托塔天王，巨靈神將並八戒，土地陰兵，簇擁着白牛，回至

芭蕉洞口。老牛叫道：『夫人，將扇子出來，救我性命！』

羅刹聽叫，急卸了釵環，脫了色服，挽青絲如道姑，穿縞素似比丘，雙手捧那柄丈二長短的芭蕉扇子，走出門，又見有金剛衆聖與天王父子，慌忙跪在地下，磕頭禮拜道：『望菩薩饒我夫妻之命，願將此扇奉承孫叔叔成功去也！』行者近前接了扇，同大衆共駕祥雲，徑回東路。

却說那三藏與沙僧，立一會，坐一會，盼望行者，許久不回，何等憂慮！忽見祥雲滿空，瑞光滿地，飄飄飄飄，各衆神行將近，這長老害怕道：『悟淨！那壁廂是誰神兵來也？』沙僧認得道：『師父啊，那是四大金剛，金頭揭諦，六甲六丁，護教伽藍與過往衆神，牽牛的是哪吒三太子，拿鏡的是托塔李天王。大師兄執着芭蕉扇，二師兄並土地隨後。其餘的都是護衛神兵。』

三藏聽說，換了毘盧帽，穿了袈裟，與悟淨拜迎衆聖，稱謝道：『我弟子有何德能，敢勞列位尊聖臨凡也？』四大金剛道：『聖僧喜了！十分功行將完，吾等奉佛旨差來助汝，汝當竭力。』

「修持，勿得須臾怠惰。」三藏叩齒叩頭，受身受命。孫大聖執着扇子，行近山邊，儘氣力揮了一扇，那火燄山平平息息，寂寂除光；又搨一扇，只聞得習習瀟瀟，清風微動；第三扇，滿天雲，漠漠細雨落罪罪。有詩爲證：

火燄山遙八百程，火光大地有聲名。火煎五漏丹難熟，火燎三關道不清。時借芭

蕉施雨露，幸蒙天將助神功。牽牛歸佛休顛劣，水火相聯性自平。

此時三藏解燥除煩，清心了意。四衆皈依，謝了金剛，各轉寶山。六丁六甲，升空保護。過往神祇四散。天王太子，牽牛徑歸佛地回繳。止有本山土地，押着羅刹女，在旁伺候。行者道：「那羅刹，你不走路，還立在此等甚？」羅刹跪道：「萬望大聖垂慈，將扇子還了我罷。」八戒喝道：「潑賤人，不知高低！饒了你的性命，就殺了，還要討甚麼扇子，我們拿過山去，不會賣錢買點心吃？費了許多精神力氣，又肯與你雨濛濛的，還不去哩！」羅刹再拜道：「大聖原說，煽息了火還我。我等也修成人道，只是未歸正果。見今真身現象歸西，我再不敢妄作。願賜本扇，從立自新，修身養命去也。」土地道：「趁此女深知息火之法，斷絕火根，還他扇子，小神居此苟

安，拯救這方生民，求些血食，誠爲恩便。」行者道：「我當時問着鄉人說：『這山攝息火，只收得一年五穀，便又火發。』如何始得除根？」羅剎道：「要是斷絕火根，只消連攝四十九扇，永遠再不發了。」

行者聞言，執扇子，使着筋力，望山頭連攝四十九扇，那山上大雨滂滂，果然是寶貝有火處下雨，無火處天晴。他師徒們立在這無火處，不遭雨溼，坐了一夜，次早纔收拾馬匹，行李，把扇子還了羅剎，又道：「老孫若不與你，恐人說我言而無信。你將扇子回山，再休生事。看你得了人身，饒你去罷！」

那羅剎接了扇子，念個咒語，捏做個杏葉兒，嚙在口裏，拜謝了衆聖，隱姓修行。後來也得正果，經藏中萬古流名。羅剎土地，俱感激謝恩，隨後相送。行者八戒，沙僧，保着三藏前進，身體清涼，足下滋潤。誠所謂——

坎離既濟真元合，水火均平大道成。

畢竟不知幾年纔回東土，且聽下回分解。